

22
71
5

栗山堂文集

三



栗山堂文集卷之三

雷鳥圖記

雷之鳥者、越之白山、立山、飛之高山、皆產鳥、以後鳥

羽、帝有聖製、獨白山者、尤著也、其謂雷發、則鳴其
羽、可以避雷者、非土人之言也、安矣、謂可以鎮火者、
則或驗云、性不甚畏人、然以其深藏、遂居、必以霧
雨、陰霾也、雖然、夫獵客、而不常見鳥、以故、民謂之靈、
而祀神、此山者、以得見、為祥云、官膏命有司、捕而貢、
僅離山、便殞、百方莫能致也、好事之士、意想於傳聞、
作因以翫、能得其彷彿者、蓋亦十無一二、水戶相

撫

公宏度密察之識小物不遺一日朝與加賀侯言及此禽侯重宗親之言特遣其畫工梅田九英往于白山留宿山中三日審其形色姿態作八因以進元項未尾鳩姿而旌斑腹與翼震皆白眼上赤眉如斤霞味一作趾俱黝碧而兩股毳毛短白純然連于爪聳而顧如鷹飛而低如雁其短翮而黃者則雛而無文而漫者益唯其遊止常在淺草石上或留上未嘗見其集樹上其飛健能過一谷此其大略也其肩頸之間大彩不一蓋靈岳異氣所感非如人間凡禽毛彩一定不移也公觀而喜且驚曰以白山在侯封內意謂

雪雪

侯家旧或有此因矣是以請已今以不急之務勞人于山谷之間是豈寡人之意哉然既荷侯之周成又不欲設人之勞且描摹之精可以資博物也其使柴邦彥作記以藏邦彥謗陋於本草之學尤非所通曉聞命惶懼無知所措然嘗謂今王公貴人肆口腹耳目之欲勞人於窮山絕海之外以快一笑之樂一筋之飽習以為常恬然以為意其甚者抽人之筋靡人之骨亦未嘗見愀然之形於言面也今夫多識物性則窮理之事無非口腹耳目之娛無猶且不欲勞人焉三教月筆墨之勞非可抽助靡骨笑猶且不欲沒

其勞焉則公之所以為心者可知已誰不欲為
公竭力致身哉邦彥其可不稱述而傳哉况此禽邦
彥所嘗欲知其詳而不得者今幸得寓目焉受其所
以厚願敢雷也命也

天明八年

三朝實錄朱要序

明氏之末造君子有不忍道者焉崇禎之君德非有
夏桀殷紂之凶暴又非有周漢六朝末主之昏弱共

禍

辜

叔實揚廣之荒淫也而奉三百年宗社轉瞬月之非
類使百億萬赤縣生靈化為異物自古凶禍之禍雖
以契丹蒙古之毒其慘且速未有明氏過者也殆有
不可脫焉者何辜于天其罪伊何果神明實有以厭
朱氏之德乎九列之大豈無一人可眷哉假令昊天
上帝遍覆一視無間于華夷內外亦獨五岳四瀆名
山大川先王先聖又何心思而忘齊明而不顧不得
已而後之流賊不猶愈付之腥膻異類乎柳中州之
風氣日散月漓其淑靈神秀者磅礴鬱積無所洩橫
奔迅逸而偏鍾邊隅荒漠之鄉奴兒一家其所謂大

祖大宗世祖者果能德耦堯禹知匹湯武外此則維
中則神吳之曹亦皆假瑣委靡而無足付大物者乎
考三世所為不過簡徑捷直沈毅雄斷云而已矣
何福祐之隆偃然據神則上與漢唐諸帝同南面
其以為天耶果人耶內夏而外夷者詩書之大訓春
秋之明法也而今皆廢矣乎然則周公所傳孔子所
傳皆其虛文自天自地私以嚇人者而非大公至正
之道耶其國冠方屨端委垂紳者極天不可復見耶
其亦天定而勝人馬蹄鼠尾腥膻之氣掃地而後周
公孔子之道可復徵乎雖則周公之道云者彼既并

曹

而竊之以自文猶固有焉而中則之稱為神聖明德
忠孝罔罔之曹見謂博洽雄才者又皆低眉搖尾靦
面奉所謂周孔之道奔喘顛仆納忠邀寵以為固然不
疑不耻則天之勝人云者又未可必耶夫崇禎之於
袁崇煥盧象昇諸人固不可謂之用捨皆當矣然亦
未可謂之土苴賢才忽棄宗社縱欲自肆也其臨崩
民衣襟兩語為之臣國者其將何目觀而何耳聽何心
其能忍而默乎其粗存綱常者亦不過投井投繯匹
夫匹婦之諒自償已能奮一臂壯人意者其亦有幾
亦可悲已儻或者理窮數尽天崩地裂所謂元會運

嘆

世者即此是矣而必更清升濁降而別成寰宇必更
神作聖健而別立人極乎不然詩書春秋之訓其豈
之可忽乎今是也。不思不能慎微塞違而折衝于未萌
其所謂講學所謂古文多朋結黨羽攻擊相雷同者
要皆造談無根枝葉旁衍無當實用欲以此當局往
沈毅之奴兒氏有朋諸賢之於備豫其策為得乎否
乎村山伯經此條中斷病三朝矣錄浩漫刪為十六卷
以便學者將擇謁序因後愴然發此嘆魯婦不憂其
緯而憂宗國又諺所謂取隣人疵凡以為已頽風者
或取笑於識者但狡焉思啓封疆何國蔑有備之不

可以已也雖有絲麻而帶刺亦在听不弁也

二禮儀略序

喪祭禮之大者也先王本情起文後賢順理脩儀具
書具存可稽而依也今為人子此之不稽而奉父母
精魄一季之浮屠之牛任彼之所為已乃燒香一拜
之外餘無所事而謂吾能慎終吾能追遠則余不信
也但三古異俗五方殊宜苟不究其情理欲必鼎俎
以為器端委以為服而後謂之禮矣則其貌愈似而

其理愈平何異乎少年子之戴玄巾披綈衣吹笛歌
詩自謂唐人以嬉焉是又陋者所以取怪招笑也村
士翦行藏所輯二禮儀畧其斟酌時宜庶幾乎不失
情理矣翦博物人也余少時聞其唱性命學門者多
士後余蒙辟來此今共事周甲子強及其他同人歐
部祐甫以下皆其徒云此書蓋其薰深成就門人之
一端也翦之旅師道抑亦勤矣世道日降偷薄成俗
國家新成深以為憂盛推儒術翦固願凡不肖彥實
與子強同董其事子強謂欲使民德歸厚者莫先於
二禮自乃首夜梓此書以授門人子強之旅官守亦

可謂勤矣彥謫劣承乏教職日夜惶懼莫知所措今
賴二子之勤以得奉職免罪則其為脫也多矣是其
所以不以鞅掌而拒序言之請也

性命圖論序

貴人稱好學者非朝風猜月涵靡自珍則嗜奇索隱
博雜相夸不然乃異書僻典懸金帛而購求万卷列
庫以富自大其能政治禮樂民生日用之事受為心
既難其人況於性命道德之說儒臣講讀偶一及之

輒已回傾匱欠，蓋驕奢成性，好勝不堪勞苦，若嚮三教者，多則有人成之，以為傲，其至于政治性命之學，則必躬嘗心得後，可能為，非可假手人而成也。宜乎世難其人矣。宋戶侯宗藩永戶公推恩，而今相公貴介弟也，好學遜志，其自奉淡泊，蕭然如書生，尤遂性理書，纂其自得者，出性命圖論一篇，其間微精粹之我剖，抑毋遺，邦彥亦粗涉其流者，俯辱下同，可謂超時習而卑然者矣。邦彥愚腐，雖欲勉強有所贊以副知，安能其間，蓋一辭以獻其心焉。然程子言，盡性至命，必本孝弟，又云，麗掃應對，典盡性至命，亦一統事。

今夫高談性命，不奉本孝弟麗掃者，所謂性命者，亦空淡而已。則吳嚮三教者之為，相去其間幾何？是亦戾之所惡而未及者矣。故今奉而陳之，乃所以羽翼戾而自副其知之万一也。

龜山戾公詩錄序

十許年來，詩風日淺俗，其尤陋也。殆如世所謂俳軟者，豈文士固靡喜新，相軋相勝，惟悅俗目是謀，而不自知其至于此乎？抑亦風氣日趨衰勉，而人材猥瑣

憂

不振乃爾乎。是可憂也。邦彥罷爲思所以易之而位
昇學疎言不人信。未能有得其方也。龜山侯儒學中
島潛夫一日手公讌詩錄一篇。亦邦彥曰。是寡君所
與諸臣唱和。以自娛者。寡君以幼冲臨士民。能不涵
声色玩好。而優遊文字。某以爲喜焉。子請其一言以
相勸勉可也。邦彥受而卒業。決決有唐音之遺。無一
語涉近日淺俗氣韻。是雖潛夫等輔導得方。亦足以
見侯天資英特。不爲流俗所移焉。後數日帝鑑殿東
廊始得介穴戶。源侯見侯溫粹之色。謹和之。魚重然
令人心醉。夫侯國之宗姓。其先公世參大政。皆有偉

決

績。今侯風標才鋒。已蔚然朝列。異日登庸。柱石邦家。
其移風易俗之政。安知非此篇其先鞭哉。嗟。邦彥
老矣。恐不及見其盛焉。敢書此以徵諸後人云。

葡萄菴記

物之極不倫而能不失其倫者。其桂川公鑑之葡萄
菴乎。公鑑後園舊有葡萄一架。歲摘其實。宴之幕府。
歲久其架傾頽。將不支。薩侯太公聞之。撤園中架材。
送致以助之。公鑑不架之葡萄。而架之頭上。蔭之醉

其下陶、然曰：受大君之賜也。人不詳其謂，群起而
恠之。是蓋不難知也。夫大君富有天下，方國遙遙，日
輻輳于道，玆核奇果，方大于前，朝夕更之，猶未能盡
陳，而腐敗于厨房者，山積而公鑑欲以稟食二百石
之力，与有土邦君，耗而爭，大君一顧，既見其不倫矣。
而薩太公之愛君，竭七十万石力，而其心尚慊，一聞公
鑑之事，嘉之，移其所自樂，以助之。方柱脩梁，儼然夏
屋之村也。構為二百石，匠其廳堂，猶恐不与其門，而
倫也。况數畝屋後地，安能容之？且公鑑之養葡萄也，
縛枯枝以梁之，植槁竹以柱之。晨漉夕澆，躬親竭終

歲之力，以養成一盤秋實，而奉而進陳之。方國遙遙
之同，不暇者，獨以其精誠而已矣。大君日飽方丈珍奇
之享，而不卑一簪人後，固寒菜而却之者，亦以其精
誠而已矣。而今換之以方柱修梁，則是薩太公之貢，
而非公鑑之貢也。抑太君何所取，而公鑑何所得？然
則其枯枝槁竹，終不可換也。於是推大公受君之誠，
轉之大君，又轉而自賜於已，而蔭其下，而三者皆不
失倫，各得其當也。恠者明而昏，咲會庵成，釀貢餘秋
實，桐邀一酬，而落之邦彥既醉，而書之，亦不自知其
言之偏与不倫也。

東奧紀行序

凡紀遊文、巖洞之怪奇、雲烟之变幻、好奇者皆能言
焉。至山之背向、水之源委、與夫道里之遠近、直與
封疆之廣狹、因車之詳、乃非眼曠百代、胸領万里、則
不謬者寡矣。奧之松島、天下之名勝也。記者皆極力
出奇、欲以圖其勝其妙、非不變然可喜也。但繼而遊
者、欲按之水道、則茫乎猶如墜烟霧、其大難言、亦何
用之。中水藩亦水翁良子玉、曰有東奧北越紀行、其

言雅質、井然秩然、猶數方罪、而進步大異于向圖奇
者之為。兵翁年逾七旬、學究万卷、其於方輿最所篤
好、嘗以二十年工力、改正輿地圖、又嘗奉藩公命、著
大清輿圖、及歷代沿革地圖、又志大日本史地理、其
談万里之外、百代之前、猶如指畫、家園方隅、況奧越
彈丸之地、其道里山川、宜乎井然于胸中、而秩然于
紙上也。後之欲探勝二邦者、其舍此而更何乎。求其
往中行校錄而注之、將以上水、求以翁意、債序余既
文、翁輿圖以同世者二、今雖病夫、可不牽脚成之、而
副其意乎。

寬政三年十一月

宸翰即製記詩

即御詩

皇帝八年正月晦京師失火延及

官

城衆興出

避越三日事聞東都

大君震悼使命相踵入候大出教管作命補佐

元老白川戾原公總督

帝曰國有規制勿草公曰慶元恢復百皮勾簡九

重之君未全由禮歷朝仁聖殊重煩民因仍

居

庶

至今雖王者御世以德不以富抑亦堂々天

朝卑薄如此何以鎮天下

大君曰文獻有徵往欽哉越二年庚戌

新宮成殿堂門廡以及窓門戶陞欄之細督按

古制尺寸不失

帝大喜親書御製詩以寵光幕府既數月

大君親臨宸翰一通以賜公曰致此非常之

寵者蓋皆以卿終肯有勳故已公拜稽首曰

聖天子仁明之德殿下奉上之誠下則百執事奔

為

走之勤臣若竊以已功則恐隕越于下遺

殿下之羞然事出持直遜避無路請奉而歸
家召共事僚屬同封揚

天子之休以沐被

殿下之恩或者大福有所分庶乎免罪戾

大君曰善乃大宴僚屬揭親臨

御製詩於中堂以慶之實寬政四年閏二月二十有七日也既召邦彥謂曰道倉室所之隆攘
夷尊王非無其人而未嘗聞有天章至幕府
者何哉今從政明時親親盛事餘光又延寡
人之身寡人且畏焉邦彥進曰自古君臣所以

款密無間者獨和而已矣夫和者必由讓而協
焉其盛者為樂所謂言志者則又非金石爵鏗
之所聲道哉伏惟

神祖恭順之誠奉脩百年至于

殿下更有加焉茲為誓告營膳大合

聖天子隆礼之意褒嘆之餘油然而煥然登為天章以

昭回幕府

大君不以獨私而分之周下又播之百帆事

其遜讓清穆之和發於中外夫

聖天子在上

開新

大君祗承以恭順，罔下又輔之，以訏謨，純之以教，畏於凡天下事，抑何難之有，宜乎祝融蕩天粗，不失一物，適以因維新之大觀，而致至和之調，音與若夫鍾倉室町二氏，假非其有以自營私，是以其為世王臣，挾名器以自大，幕僚持富強以方命，上下相軋，動有違言，其不至尋戈者，幸也，尚何油然而至和之音之望哉，公曰：吾子既能言兵，其筆以傳焉，邦彥避席曰：聖天子，明大君，盛德大業，小臣賤陋，安意贊揚，既非其宜，況於筆之，方且不敢，公曰：此之不敢，何

以載筆立朝，乃惶伏慙懼，敢冒醜塞責如此。

寬政四年八月

翻刻墨池瑣錄小引

著

孟子曰：行己而不自用，為習，兵而不察，為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書雖小藝，兵亦有道焉，有於其道，不著且察，則雖終身習而由之，吾將見其愈熟而愈俗，練極而陋極矣。是院體胥書，所以為大雅所棄也。升菴楊氏墨池瑣錄，其采選祇願得要，亦臨池家佳冊也。後世若能察著於此，庶幾乎免陋俗矣。余方外

蘭皋師經禪之餘，羊札自娛，每抗志於晉唐，而宋元
以下，則不屑親抄此錄，欲刻以共人，千里相屬以序。
余與師別八九年，中圖書因不能一字相報，師既能
不嗔，又能不急，以至于今，則其所謂豈可虛也。病告
數日，頗困，偶披古帖，因思師事，且作此教語，遣之寬
政癸丑冬日

香山吉甫詩集序

余奉檄東來，香山吉甫簡寄其詩，歲^辛三教，以悅余。

某其誤

又促序其集，吉甫之詩，奇深閑雅，養之以浴內風月，
其響琅然，清而揚，又其所題咏山水花木，皆余所嘗
習觀而牽惹者，其故詩至，輒心風簷燒香而誦之，未
曾不如身在某同，相與酬對優游也。凡余之疴羸，猥
徂於世塵中，而粗得怡養性情，而不遂以顛仆者，皆
吉甫之賜也。但簿書期會之相督，送迎請謁之相驅，
有時半觀歲，吉凶同遺，或廢臥踰時，是以其於吉甫，
只知貪其賜，而忘所以報之。既吉甫之賜，亦絕而不
繼，皆余之罪也。去歲冬奉使還京，知旧隴然集門而
獨吉甫不來，余使山蘭卿佐而始來，八則艷然其色。

厲

厲然其奇謂曰子今志遂意得矣與林野之人絕也
固宜書則不設序則不序余乃惕然自咎報然有愧
又愠然不平其不相悉焉俯而思之吉甫用高人也
未嘗知仕途忙迫今其見怒責也即其所以為可愛
也又吉甫又樛曰未青初余離京與之別有詩云行
我幅巾歸隱後未青樓上醉題詩余欲他日必踐其
言未可遽與吉甫絕也乃徐起而分疏所以成能之
故吉甫乃怡然而愉余時欲急作序以囑之而使事
方殷未可近筆硯也既還校事排自冗而言此以悅
吉甫且以成他日之地云

寬政癸丑冬日

三葉草叙

京師市尹伊勢守三浦君好學敦古道仁厚明吏事
初尹南都改心務本風化大行京師人日翹首南望
曰安得若人而尹戎事用政府不次遷擢以從民望
其政如南都市人大悅居之在南都也大和神武帝
王跡之所基也行部歷覽帝之所艱難勞劬之地慨
然歎仰取國史拾旧學就帝行軍制勝建都奠民之
次第發明其所以卒於陰陽造化之自然之深意者

二葉草一卷、以使人知皇統所肇、用綱常所由立、及
民生有今日、食穀衣帛、尊君親、而得與夷狄禽獸
辨者、皆出於帝神武不殺之大德、焉可謂知本、而敦
古兵、宜乎其平兩鄙、能悅民心、而成風化也、壬子冬
邦彥奉使、購求大和諸名刹古文書、道偶過糧泉壩、
同所謂畝傍山陵、則逢然田間、數尺^尺丘已、獨木松梢、
鴉雀悲鳴之外、間不見拜掃之人、邦彥乃泫然而泣、
瞿然而嘆、既入京、見君為道余之所以泣而懼者、君
因出此書、徵序、夫君既能知尊帝之德、而又親覩其
遺跡、他日召入輪對、豈能忘邦彥所法而懼之言

哉、則其所建白、安知不山陵在其首條、又安知不此
書其先鞭式、故今奉此以殿其序、亦所以志余感也、

寬政五年十有一月

春秋左傳國次序

壬子冬、余奉使而西、宿岡崎城、有金尺生者、贊其典
琬、使唱酬詩、萍水奇賞一卷、以馭吏而求見、余方苦
馭站送迎、吏胥紛然、而生獨能以文事進、喜見之、生
出其所輯春秋國次者、以相質、旅途勞頓、教詔未了、

韓退之文交之言中
忽露使時之盛意

專

為

昏人低睡不及聞其詳而別余終使事而東主又侵晨迎謁于天胡橋遂相送十數里奉其編纂之意以請序既歸又封寄其稿本以促之可謂勤矣凡余奉使所賦者翰墨玩好事耳其他非所共知也窮村小民不知官守有限不可相侵謂凡稱幕使者其飢寒冤枉皆可訴焉有時相聚^喝心與前晚以非職事所及而後始能散去倘相顧類平有望者余亦為之歎然今生所請亦非專委所在然不可謂全然不與我事相涉則豈可使其失望也且觀其萍水奇賞者尾府洵賢每喜與酬酢則生自士林所愛可知焉於是

取而序之曰欲談春秋者不可不知其世也欲知其世舍左氏其何以哉今生能離而合之聯而拆之再四易稿以成此書不自知其勞亦可謂勤矣他日於春秋庶幾平其彬八矣

寬政癸丑十二月

紫宸殿賢聖障子畫模本屏風記

尾張國大傳後五位下成賴正典傳

大納言公言以詢征夷府待同儒員紫邦彦曰

紫宸殿質聖璋子畫

寬平帝深意所寫非尋常圖繪之比也中同騷擾院
工夫傳者五百有餘年

今上聖明再復而觀寡人辱列三字守藩侯服惟此
盛典不副而守之恐非所以奉事

王室也今使任吉廣行板谷廣當換取一本次丑
祥題辭其首裝為八曲屏四帖以藏焉又以負

文龜及獅子柏犬圖相聯同在

御後別為橫卷以附藏事皆用知同光此典知其
顛末其作記以終之邦彥聞命惶懼莫知所措

盡闕備

退而思之昔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大史氏曰

周禮蓋在魯矣又吳公子札如魯觀周樂四代

舞夫周之盛禮樂藉王府豈有所因哉而周公

魯侯又何而存之者蓋宗室元侯之於天子以不

獨干城禦侮之為而副王室而守邦典亦侯度

之大者矣

大納言尾張公圖下三宗上班一代耆德史輔

幕府藩屏

王室今欲學周公魯侯之事為

天朝守邦典邦彥不肖既奉

朝旨典知其事則不可不詳說脩記以成公之
事也。不可飾讓虛辭以苟避也。謹按

寬平帝宵旰求賢以當世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

人

親選歷代名臣

勅神泉苑監巨野金剛肖象其儀容內威權頽小
野道風錄其小傳貼之

御後倖子尚友以且魯為夫殷周至季唐三十許
年其間或以佐命元勳或以博物謨議上者端
季而在廟廊下者布韋以伏草野若文藝若武

功赫奕一時流芳千載其人何限今就其中拔
三十有二人其才其德尽其尤不遺是乃

帝知入官人之哲鑑所以能坐而成造拱無為之化
而又其燕翼貽謀欲使

後王以此為觀人法之深意矣

聖子神孫憲章此圖大得人材焉是又其所以能繼
而致延喜天曆之隆也凡

天朝禮文皆損益三代沿革隋唐獨此圖則上無

所本旁無所做事出于

宸斷創意以為

子孫之法者誠非可比尋常玩好圖繪矣
歷朝承其意實奉而慎重之活悅設之非公曾大
識未敢陳也是以
大內教災皆免經
三十帝三百餘年至于宣治末猶無恙後取置
困院行內以釘錮難動建長火遂成塵土既而兵
燹相仍
官圖苟簡此圖只取其數章服儀客非復寬平之
旧慶元撥亂百事草創此又未暇及云
今上御極百度復古

中衛殿廟尺照古或改造此圖亦

命釐正邦彥不肖辱執役于幕僚未班幸奉台旨
興大學頌林信欽等詳議作圖進上更經二
博士福長為德駁正而議定以授金匱帙行
繒功畢而後三十二有像宛然寬平之旧矣恭惟
帝德廣運振舉隆典使臣庶得仰觀五百年前文物
者是蓋

烈祖在天之靈誘

睿聖思賢之衷以剛知人官人之哲鑑其宜哉
治禮樂駿於延天之盛其宜哉

大納言公慎重而室守矣邦彥所聞障子與廢之
 說如此其名臣各人羊貌章服雜城詳定之說
 別有考證存焉今此不及也
 寬政六年正月

賢聖障子名臣俊編本帖子記

紫宸殿母屋北楹九間隔以袂福以寬平中勅令
 畫歷代名臣祔之曰賢聖障子焉每障高七尺闊七
 尺有五寸衣以白練四邊敷錦池三寸飾之四圍又

設以二寸髹漆木貼凡全障之大高八尺闊八尺有
 五寸也當中一障有戶双扇高五尺有五寸闊各三
 尺有二寸有五寸低鈕圓圖以通御路其左扇則
 畫獅子右扇畫狔犬皆向內而蹲高下可二尺有五
 寸及上平額一尺有五寸畫負文龜一甲大七寸許
 其餘八障東西分設每障四像長約三尺有五
 寸東則列馬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褚亮邊伯玉
 張良第五倫管仲鄧禹子產蕭何伊尹傳說大公望
 仲山甫十有六圖西則列李勣虞世南杜預張華羊祜
 楊雄陳寔班固桓榮鄭玄龔武兗寬董仲舒文翁賈

高

誼叔孫通十有六圖。東第一障。西邊。與西第一障。東邊。皆有戶。偏廟。高如中戶。其間。則四障之一。第五。倫與班固。皆在戶上。邊池。護貼。亦附戶。同圖。各像上方。糊列金畫彩箋二幅。以錄其小傳。箋長尺有一寸。其間八障之一。五也。班駁。兩相比。以襲衣次也。各障背面。亦皆白。通衣之畫。以花枝。翔禽。金彩。繪飾。四散。爛也。所謂錦花鳥也。是時。寬平。旧制。寬政二年。勅。禮官。考進。改造。而畫。負藤原廣行。作圖者。水戶。洞公。曰。先君。義公。聰敏。好學。殊重。邦彥。朝典。羊纂。國史。禮書。其書。既蒙。宣索。取入。祕府。為天下言。禮者。所

宗。兵。寡。人。辱。承。遺緒。列。守。東藩。幸。遇。明時。親。睹。盛典。今。不。謹。錄。附。之。禮書。而。傳。後。則。恐。非。所以。奉。先志。而。事。天朝。也。於是。使。廣行。寫。編圖。一。本。分。為。三。帖。既。成。余。邦彥。以。記。邦彥。以。與。知名。臣。像。章。服。議。故。不。得。以。不。敏。辭。謹。記。障。子。制度。尺寸。以。應。命。

寬政六年

崔林莊記

崔林莊者。阿波國諸大夫國人。所謀而置之。以樂公也。初。公甫十有三。襲封。國多故。而憂勞十餘年。入性

寡欲、凡声色玩好、貴人所耽、漁者泊然無所動於中、
但時小隊逐禽近郊、亦以共左右同適已、其朝在東
都、雖此亦不能有焉、聞政講武餘、蕭然對卷、坐猶
書生、諸大夫憂曰、如斯而不齒、忘卒成病、相與思所
以樂之、得高崎原、戾廢園於東郊、深川里、謂前俯雲
海、傍連郊田、庶幾乎致雲雁霞鷺、以供公一朝之樂、
或以道連其氣脉、而融和其神志、無天明六年、就買
其半、以為遊觀地、既以其狹隘不足容逍遙、再寬政
三年、清而割八丁、雇券、又對換其半、以并有金境、北
限大日、渠南漸之海、東至乾苔場而尽、西則屈曲隣

吉田、戾莊、與石場、漸長補短、尚且其地未滿三頃也、
公喜而樂之、北開門、面石島橋、門側起長房十數間、
為憩息所、其他固阜岸、域之宜置亭榭者、無尺椽、營
構墁牆之傾、並溝池之茂、於共夫、渥莽苗翳之蕪穢、
一從其舊、無所修疏、其稍平行者、皆從園丁耕種、珍
畦綴橫、麥木蓬然也、公朝會歸、臂鷹未遑、遙其同、仰
芙蓉、而睨東海、直然神和、而志怡焉、時又驅捕池禽、
三五翼、以自嬉、諸大夫國人喜相語曰、果得以樂吾
公焉、亦欣然也、邦彥執往侍公者二十餘年、詳知
公德性矣、所謂不淫声色、不侈園池、凡可以頌贊貴

人者、於公則固不足稱也、但其謂雁鷺可以樂之者、亦非也、夫公富有阿波淡路二十萬石、其封邑山川林藪綿亘百里、誠使其禽食、則一朝戒徒、雉兔鴻雁積如丘山、今此之不為兵、而僅以池溝凍禽、豈足可以動公懷哉、蓋公之於部民、食息未嘗能少忘焉、其在封、窮村僻邑、常必親履而視之、至于水東都、則不與民相見者期年、旱潦飢飽、雖日聞左右、然其淺深多寡、日既不得觀、則心每為之懸、今其未此適遠也、仰血望者、卜陽雨若否也、俯而蹈者、試土脉解涸也、傍察穗穎之低昂、與草樹之榮瘁、以知年之

順成與否、隨而備豫之、則雖躬在千里、而猶朝夕臨而撫之、夫然後公心安焉、是公所以樂此穡蕪教頌、莊田視以為錦林華也、一日顧邦彥命記邦彥休公恩、非朝夕迫於時勢、不得終事、今欲報其萬分、舍筆硯無他路、於是敢書盛德一隅、以為後嗣法焉、其崔林云者、頻海顯地也、適在莊內、因取名之、亦存旧也、

寬政六年

永存來節集序

余十八歲來東都當時好文諸侯三教公獨肥靈感公
祿最賢其儒臣秋子羽則為余同門先輩一日相見
於林正懿先生座時子羽新自芙蓉還年巨觥必首
席談東海日出凡度飄飄猶天外人也曰某於世有
志願三鳥與學刻集其一則登岳也今三願既遂吾
事畢矣余時年少歷事戎兵意竊謂家國事不有德
大於此者乎未能脫書生體面也且子羽文酒放浪
於法度外師儒之任恐非其所長以是感公之明付
之以黉政亦所未曉也既十餘年見肥人文詩樂泮

集者於京師市自諸公子大夫以至於倉庫力筆吏
斐然成章其音汎汎雄偉皆規模子羽文集余愕然
驚曰此子羽之所以事其君子嗣後茲伊秋中付教
子侄學文詳其聲相繼籍籍于三都之間焉後數年
又得其學制教法而讀之皆子羽之所草定條理詳
密井然極有次序不謂子羽之胸中有此謹嚴其不
覺又為之失驚也因自咎淺矣余觀人也夫子羽其
外履倖而其中樂易其幾為文詳飄逸絕群錦展珠
轉以悅人與之坐猶對喬岳而觀雲霞之相依變幻
為是以見者皆悅為仙人樂相從游是蓋靈感公所

辭

變之所之果
何如也其將
姑可險危
焉午兒地
神乎

以取而表之使之鼓舞衆材而後徐納之規制繩墨
中之神機也宜哉能成此變也者多士也既子羽沒而
公亦捐館藪李端實相承奉遵其學政益振不少衰
焉庚戌夏知其訓導大城支卿出懷然大卷教軸曰
此為采芻未節集藩士詩文也請子有以序之亦教
士厚之意也余又驚曰樂洋既多矣今又有此幸矣
雷也今諸侯國未嘗用有如此其盛者也夫物極必
變肥人之於文^辭其盛既極矣其將變乎余不知其
淫靡纖麗為西崑香奩乎抑亦改轍轉轍博物洽聞萬
卷自大乎將遊談無根要渺恍忽玄妙自高乎如是

而不知所以裁之則余恐其幣將立黨結朋是非相
攻騷然一時以梗政治其至者狂悖不顧橫議觸忌
以自取禍焉是豈非變之吾者也既有藪李大城端
賢在焉此教弊不足豫虞也果能忠信以培其根禮
義以固其蒂言不足而行有餘愚于顏敏于德過直
平矣以為家國之用則靈威公所鼓舞振疏而富其
率者後嗣諸公將坐而收其美焉則其裨益國家豈
有^於此乎^之蓋子羽所願望而未言者矣藪李端
賢今日之責也余既所歎靈威公之神機而嘉子羽
端子柱造其始矣又喜有數賢將以裁之以收其美

志

而成其終也。於是舉余所以三驚之終始以告之。且以具少年夫人之過也。寬政六年過。

靜寬齋自警記 代筆田侯作

余謬采之後衆參之後凡所職皆用邦家成敗小器淺量日夜惴惴唯遺國直是懼仰欽古人靜寬能濟大事竊取而命齋以自省焉。若夫好惡任意廢公營私及喜阿諛而折方溺声色而貪貨利凡可以亡身辱先者雖以余不敏猶能知戰栗不顧則敢忘也。其

似是却非如公實私微眇難辨者願劇忍劇之頃恐不免迷錯倒施陷於罪戾今一一具別起卧自警如左。

朋為天才若不善用則苛察細碎摘隱許私過下如讐言收衆怨怒。

慎為要譽若平其方則遲疑畏縮穿鑿贖日當斷不斷大事機會。

勤為盛業若失其職則代有司覈細務誇小勞忘大體終日屑屑不免刀筆。

儉為吉德若過其度則以漁利為忠君以剝下為益。

上鄙吝猥瑣斷表國恥

恭敬事貴豈不善乎若夫怯懦畏勢嘖嘖憚險趨趨
應唯是謹赤心不尽夫豈真恭哉

和易近人非不養也若夫面柔雷同附和輕諾失信
輕脫大儀動納衆侮夫豈真和哉

莊重鎮物謂之方正若夫色莊厲面峻語扶權束下
圭角傷和唯欲立威夫豈真莊哉

溫忍假下謂之慈祥若夫姑息小仁不忍私惠賈恩
莽浪縱恣唯欲避怨夫豈真忍哉

凡此數者施謬毫釐皆成山豈特止其身延竊國政

身承大恩動成國蠹其謂之何激議樂石褒貶訛毒
托公營私自營禍也黨同伐異自伐已也怒不必無
也慎勿動於氣怨詘得無乎慎勿宿于心量以包荒
為大慮在事外為遠勿眩小利成後患勿好巧便墜
旧章聽諫以省過為貴陽憚而陰拒聖人無奈之何
議事以詢衆為貴舍已從人聖所以聖也獨智自用
愚所以愚也嗚呼人心方寸事務千緒業腕准前發
言滿庭何以當之惟有靜寬、以容物靜以察微由
此二者庶幾乎或免於罪戾矣

漢篆千文序

七

漢篆千文。世友高孺皮孟彪帳秘古印篆也。凡孺皮作印。雲鸞煙卷。龍躍鳳鸞。極天下之變。而其点畫之間。屈伸添減。毫無所苟。皆取法於座右一槧冊。余一日取而視之。乃日本千文也。其行間從橫倒側。皆記寫。曳頭細篆。既無餘地。則別粘掉紙條。以繼之。翼後簇。其腦腋為之彭張。殆不可翻閱也。孺皮顧曰。此穢無中。能去鸞雲躍龍。猶之糞壤中。能去艷長奇葩也。請得子一言。以徵也。余曰。諾哉。獨奈到幅副葉。漫汚無餘。抑欲以余言置之何地也。相視一笑而罷事。

印

在三十三年前。當時天下作印。已宗孺皮。固有此書者。思見之。猶渴者思靈泉。孺皮既沒。愈久不休。而其冊子猶尚穢無。依然無倫次。不可傳世也。於是其門人、、、等。理而次之。梓而公之。未責余三十三年前諾。余於孺皮之手次。雖出戲劇之餘者。尚將質而張之。況其書可宝。而其諾未償。余言豈可待人替從哉。其纂錄上海三代下逮元明。龍羅無遺。以其得千兩漢多。故題曰漢篆字。又不止千數。以其稿本所由肇。亦依而不改云。寬政丁巳三月。

異端年表序

何人

異年号者不可詳其出也。撰字既淺，俗義又多，取之浮屠言，恐非朝廷頒降也。獨神龜詔奉白鳳朱雀号，延曆解祿大長号，則不可謂朝中同全無聞知也。而舍人王史皆闕不載，何也？豈以陋謬不可示遠邪？將差錯出，不可齊以干支耶？皆可疑也。要之史缺有同，而口異傳，王以宏才精識，脩成一王法，取信万世，其於疑者，則闕如固其所也。以今不可必更出索僻討而攬之也。但碑志難記，往往用以紀年，外國人又傳錄，著之策，則有不得逐畧而不省者。支人藤子

就

冬，博古好奇，凡天下古文，斷崖邃壁，搜訪靡遺。一日，~~檢~~其中，檢出異号，推以干支，作表以譜，而後差可齊，而世代可考，足以補史家之遺，亦鑑古之佳冊也。

寬政九年三月

詩仙堂志序

詩仙堂者，石川翁丈山之隱居也。丈山初名重之，仕焉。神祖侍臣，身長九尺，膂力絕人，大坂之役，單騎奪門。

本館
異
年
表
序
何人

橫貫敵城提二甲首而出氣益前列既以犯軍令其
功不錄遂以見黜乃飄然遠引就洛東山作此堂以
居焉選漢魏至唐宋詩人三十有六人詩扁列榻間
日吟哦其下以自樂類不復知世所謂榮辱者果為
何物焉

後永尾帝尊而高之欲徵見之翁上和歌一首以
誓不渡鴨河辭焉

帝亦嘉嘆不強嗚呼以翁才武陰於草昧凡雲使少
貶其志則万石之封未為難也今一歎乃棄而不顧
使聿者灑然有脫塵之懷又嘗戒子姪曰忠哉所

上意有所不顧亦足以見其志靜矣可以康頤興情
焉翁既沒所謂詩仙之堂其門人安宅者述而守之
後又僧住者二世今則尼姑燈宗居焉中同守僧不
謹遺物頗散亡隨又討還粗如原教云以享保中
是元院上皇嘗一臨幸遂列為洛東名勝焉邦彥不
肖景慕遺範非一日嘗閑放在京月一作夕一牽生徒而
詣焉嘯咏升降於月樓梅閣間誦其詩誦其書撫其
遺琴斂扇拂所謂六物者慨然永懷同顧而視尼姑
乃孤貧卑薄將不任奉宇焉惧賢者遺蹤或終感歎
為之顧戀徘徊泣下後奉幕檄而東每煙朝月

使

久未嘗不往來於懷也。幕僚有三橋君子弘者，風流人也。其志操有契，弱韻度入衛二條城，亦嘗一遊賞，摸取其手尺遺物，成志四卷。未余索言，夫物成敗聚散，或蓋皆有教焉。雅以力乘之力，而有不能必之百教，載之後者。況此落莫者，安能保異日必如今日哉。今賴此志，而翁之流風餘韻將不墜于天地之間，則可以少安余前日之懼也。無其替索，固將同助張之。獨老病相仍，公事紛集，因循七年。子弘沒，其嗣子音能續父志，欲梓以公之，以工既成，見促乃捨百以記言。此子弘諱成烈，蕭然恬退，博學善和歌，子音名成方。

于

剛直侃，幕僚之望也。三橋君又子，其處身事國所得，斗翁者多矣。耳或於翁之事，眷之也。彥之，乃素此，既不能譽，謗益國又不能高，猶自適焉。然日又一日，是又所以自慨也。

寬政九年七月

疏客談記序

薩侯老公，陸儒好文，凡流遊戲之餘，好作漢語，清濁輕重，宛如清人口氣。寬政八年，中山王尚溫謝恩。

幸

使王子尚裕來中山於薩禮如附庸故一行陪臣例
皆館于薩邸尤公聞其儀衛正鄭章觀及樂師葵邦
錦皆嘗入清學于福字召到榻前親問其在清中所
觀事文語皆不因舌人往復如嘗云既而親訊詢其
儒臣亦時損幹記以國字輯為此書清國朝野禮俗
粗可窺見焉此四邦彥亦奉帛肯至薩邸見鄭祭二
倍臣同事皆賴舌人而通言歷數節往後而後事始
可粗知焉猶未能了愉快如老公之為也邦彥不
才章載華食朝而不能望尤公遊戲餘塵是可耻也

陣

神祖臨石記代平靈侯

寡人述職朝于東都道由義濃國今津邸館于臥長
伊東一家庭中樹石間有一座立石護以藩籬甚
謹同人之則一一改容拱立而對曰慶長五年九月十
有五日

神祖克及賊三成于岡原其夜陣于藤下村明日移
入臥長木村某家臨園池石橋而立以見諸將曰是
天下臨石也乃此石是矣後木村氏家衰寬永中一
之先人代而居之謹平里人愛護不敢怠者乃尔

寡人聿而悚然起敬因就請其一角缺而在地者奉而置之邱中

神祖原廟側夫自足利氏失柄于戈相尋者且百有餘年雖以公卿有土之貴亦不免鋒鏑況其下者哉神祖一出拔生民於塗炭而同一代太平今不德如寡人乃能不失尺寸旧物端李而享南面樂者皆神祖之賜也昔周人思召公德而愛其甘棠神祖勤勞天下豈止聽訟折獄之比哉而其因原之捷又武功之大成者宜乎里人愛護此石之謹矣今寡人奉其缺角而寶之者而所以寓崇奉之万一且

以為子孫鎮宅之符云

敬山園圖序

坦

長川疾風流垣率不自知身食二万石南面而專城

凡

日典布衣草帶遁世之士雜座歡噱品題文詩書畫上下其論以自娛其作敬山園九門廊池橋樹在之所錯置泉流之所轉注以至千欄楠憲戶之微皆學中朝名園之制一履其境恍如入平泉而坐輞川焉居移氣養移體侯之筆墨絕塵超凡維出天性亦本

必不由國爲之助也。世人見其異常也。大驚爲怪。喧傳以咲。蘇子瞻嘗謂崔之清遠。南面之君。不得好。固之荒惑。適世之士。不爲害。今此國使適世。處士主之。則清曠遠韻。足以高一世爲。唯公侯貴人。則門堂廳戶。其制有常。維慈慶園房。亦有不可苟焉者。侯之凡流。雖欲自下。濟草布適世之士。而自不可得焉者。而欲終有此園。則於物議或生是非。於是諸大夫重臣。懼而有請。侯悍然而驚。怡然不忤。即日毀而後常。則亦可以見侯小心樂易。有南面之度也。既而近臣樹鯤。愠侯所嘗留意者。一朝而廢。夷作圖表示曰。世所

謂茶道者何物。非出千一無文。狡精利休之臆創乎。同國元老本多侯。殊深惡之。至乎謂作此者。必絕嗣。而侯伯士庶。謂之風流。靡然趨之。果成何風流。其不牙僧之窟。則請謁之媒乎。一名侯移方大茶室。其費千金。而輿論不怪。寡君所欽羨。則博文偉烈。唐宋諸名公之所爲。夫其費不能茶室十之二三。而物議佛。騰重臣喧。花千人亦肯。万人亦肯。寡君過小心已。是何顧之有其氣。拂。而不平。余因奉前說。以其成其毀。皆爲侯義談。鯤亦怡然。氣平而色愉。乃書與之。使置卷首。

寬政九年

赤城腫鐵序

故水府大傅備前守丹治大夫公事餘暇取李氏蒙
求標題使一時能者細井知慎等三人彫以為印章
五百有七十又七顆譜以自娛命曰赤城腫鐵蓋近
世篆籀之學至于細井氏始用故其行筆運刀之際
皆有法度可觀焉昔

府先公義公以盛德雄才大興文教照映一代而其

籀

一本與標更三字

凡流遊戲之餘伎又出彰考館甄樣小印云乃大夫
及此事未必無所因也大夫其人武毅直諫載其先
德以當藩政凡節嚴入至今使人聞之悚然而又能
無忘於文事而寓細娛于此其風韻可掬也宜乎其
先輔 成公 良公二世文武能無墜 義
公之烈矣是雖小矣亦可觀其一班也大夫既沒好
事者聞家有此譜就而請者相踵今備前守東
岳君不忍終秘之輯成六卷分之以同好者共賞未微
邦彥叙邦彥讚岐人也常喜談宗國水府之事不倦
今亦樂而言之

寬政十一年二月

畫學大全序

畫之雖小道將有以肖天地之文而類萬物之情其
大者陰陽變化既降諸義因降而夏后之鑄神禹殷
宗之象爰弼是其為用豈特為娛目悅性之戲玩而
設哉故執此伎者自非識度上下千歲而縱橫万里
者何以能盡其道而任其藝焉今夫跡不離鄉鄰腹
無半行字獨欲撥丹青以列能者難哉田安府人

澁

僚谷文晁字文晁博雅有勝情又嗜繪事棲居以馬
山自命難陳古器圖籍日趨然自得其間其人清癯
如不勝衣而精悍強力杖屨所及東起奧羽西尽肥
瓦其探討窮僻有時乎哀數日糧涉無人境鬼魅之
所出沒豺狼蟠踞之所睨傲山川崖谷之流峙凡雲
霧雨之用合與夫草木鳥獸蟲魚之限畧異性者鄉
俗民居之隨習殊俗者掬古風於陋村吊青賢乎斷
碑神詭靈恠雅幼必審毛羽鬚眉雖微必察日取筆
錄收入腹笥乃文晁識度謂之頌卷万里則非耶白
川原公博古好文罕可意者而其輯集古圖獨取大

晁以自助戊午冬遂從公於白川。越暮年而歸。出一
束書稿曰。此余旅寓中餘業也。其書類次六朝至明
清諸名匠畫訣。以成編。又撓取周漢至唐古蹟絕無
僅存者。鏡背鼎唇碑額崖腹。苟有物象隻影。輯羅不
遺。以翼文於畫學。可謂集成大全焉。其博綜有非以
十數年之功。而不易辦者。而文晁獨能數月旅劇之
餘。事成之。使其平着胸腹。無上下千歲者。安能如此
其敏捷哉。文晁據此二者。以臨藝。所以其執筆肖物
情文盡。變幻無方。而不謬規矩也。上自三宗公。一
時候伯。翕然向之。而蒙白門公之知。恃匿者。又以此

乃文晁之藝。非屏障扇冊娛悅之玩具也。審笑而余
之震。國動以屏障扇冊不急之事。相恩月九寸數次。
文晁每怡然不忤。能出奇以相樂。今其徵序。安得不
大声徵讚而悅之。

寬政庚申仲夏

四十七士論序

甚矣哉。學之不可以不正也。心病夙者。視直為枉。學
失正者。以忠孝為矯偽。忠孝大節也。於是而謬。則何

適而不謬焉。赤穗義士四十有七人，彼雖其忠義貫金石，曠千古而無偶。兒童走卒皆垂涕泣而道之。凡宗孔氏談仁義者，宜可祐贊之不暇也。而曲學之徒，吮之多言，亦何心也。韓子所謂小人之好說，論不樂成人之義者，次有大宰純者，其學出自物茂仁，其人頗辨博，好以鄙猥淺俗之言，媚流俗，取時譽。凡自孟軻氏以下，世所謂正人君子者，彼視猶蚊虻，極口訾呵，無所忌憚。蛇之有毒者，當其毒之盛也，不自勝其毒，及自噬其尾而不悔，云純也。當其山毒之烈也，及噬其師茂仁，極醜惡，不顧是其為人可知也。辱其貪

濁之心，影之乎四十七義士，宜乎枉直真偽顛倒失當也。至乎其言流離困迫，寄身無所，行險以博富貴，鳴亦甚矣。貪者疑人盜，而盜者疑人貪，故無微而不疑。盜者自訴已貪，強也。今夫正人君子之心迹，皎如日月，而吮之多言，不已。譬諸向天而唾者，適足以自污，可不羞且懼哉。語曰：君子以其所不能受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余嘗觀四十七士手書，始教而雖其流離困迫之境，大義凜然，乎不可犯，而先生之間，每以咲談戲劇處之。初未始自視以為異為險也，使人讀之，涕泣之餘，悚然起，致畏焉。夫純者，抑何所見而

謎

云、我其病風而~~迷~~枉直欤、以已不能而不信人、
將貪~~淫~~自誣、若使視嚮教首書、則其將羞死欤、抑
尚~~曉~~欤、彼於天質如孟軻氏、無所忌憚、則其於四
十七士也、何難、老友~~而~~穗森侯儒臣、亦松國~~爲~~博文
好義、又執事于淺野氏、墟憤~~純~~之謬妄、~~巧~~輒正士、極
力辭駁、彼所引據周官以下諸說、鑒、有澄左、極爲
痛快、嗚呼、~~純~~之謬妄、豈獨此哉、但以其不足辭也、大
雅士皆置而不辨、蒙士視其不辨、以謂不能辨、而或
眩焉、今苟能舉國~~爲~~此書、以例大雅所不與辨者、其
謬妄~~照~~然~~晰~~然、不待多辨而知矣、然則此小^上一策、其

干城正學、未可謂小補而止也、讀者其勿以尋常駁
論視之也、

、桂原遺稿序

邦彥爲書生、後橫~~侯~~文學、固~~存~~先~~藤~~世~~鈞~~等、而~~遊~~讚
穆公與肥~~是~~感公有姻親、家相~~欽~~愛、文酒會、月必五
六、字~~土~~桂原公以肥子封、亦必~~在~~坐焉、固~~藤~~二文學、
每侍~~遊~~、退~~謂~~邦彥曰、肥侯雄大溫文、固爲一時賢侯、
兵而字~~土~~侯可畏也、簡重雄偉、望之儼然、而城之主

今肥侯桂原公之矣不似子似子封小侯也而其文采爛發似有時隱
家嗣也自子封余大
宗而字上侯乃其
見親政者及公集使
其臣坂平恒常示邦
其以柱原山莊詩函及
送稿以徵其書因得
見金彥時官事執掌未能贖諾也既而永年改又教
全喜不自豫便將
大書絕叫以有贊之
而其得蹟妙扁突
有指唐劣可憐而窺
石馬大將謂之軒裳
之資乎乃泉石烟霞
之情態于扁扁
又消之山谷之癡
乃莊重雄偉之氣
混于候吻以為人
則豐肥焉漢為則其先彥坐王用化帝時始作甲冑有戰功賜近江

仙則又端委脂貌
使人暇轉惶惑大
安得能名狀其萬焉
因得九祥一遊遊
四十十年吹零之
榮沈名卷端是具
所以冒昧敢一言也
則解命各之藏其
肥家改更季煩之
不敢煩及
延喜武事辭序
西人春田永年初以
改後意未詳年中事
於余其是自有職事
其後居城門側見其
象士隊走其未變
初達額行步又異常
望之猶人中而可其
為永年也後清陶侯
其可著延喜武事
三公博古而謂之合也不可疑也
事辭典古道合否則皆不能和也以白川清陶河波
年乃其人也宜哉教公眷愛不休也余昧于工事工
奉伎以事國者士君子何以徵古道於千歲後焉永
傳者皆其大者也至其屈制度教之細則不有旧工
乎其家說與古制合其几王制典禮士君子所奉而
自元坐王至永年二千有餘年奉家藝以供國事宜
衆工而供王車寬永中番肯徵甲逐目為幕府工人
田云元明帝時簡班朝列任造兵司後漸以降而僞
淺井郡壑田因以壑田為姓以壑春國讀同訓稱春
國壑九祥一遊遊

埋木几記

中里翁玄陸示詩几一生曰此奧阿武隈川埋木藤
三位所謂水下衍脊有天明辛丑秋洪水阿武隈大
溢友人猶侯保親奉使修築堤坊適得之持歸鎖余
製作此几就鞠王寺准三宮王請名王曰非得名近
言不足以爲器榮也吾豈敢四年甲辰夏帶入京傳
玩公卿同大納言藤公賢政京名曰不朽賞以和歌
皆王之賜也行信以爲榮行將鐸四字以詠歎詞花

八

噴

使枯几成春以樂末路焉請一言以徵之余及覆察
之蓋油杉也是其膏一成谷奏功於世與其未也皆
不可知兵入土十年奇香未散而值玄陸是奇遇也
因亦有悲焉玄陸一梁奇男子也其壯不卑小官而
就之欲因以出一奇知於後膏銜余使無人爲蝦夷
其背入大青島而南奔潮四突而風無定方二十丈
舩般鵬以木葉千竹鐵錨繫以七十仞麻索而望其
舩浪弄之仍躍一舵後不沒連山濤一蕩輒千餘
里不半日出琉球南又絕龍飛津而北貫招前益北
沉宗谷舍利白所而東轉出骨那底不粒食而露眠

於樹陰巖隙者，弥月云，其出入風濤絕島之間也。猿
呌羆吠，鯨戲龜歌，境愈危，意愈堅，軀愈困，神愈正，志
之所存，氣之所注，將墜泥海，而家火山當此之時也。
枯几於何乎？有親王納言於何乎？有既而事皆不合，
其所得要領，皆你不錄，乃幡然奉身而退，無復意於
世。今又光兵將成，蕭然一吟，叟笑視王納言而宝地
枯几以朽老焉，是可悲已。惟然玄陸玄陸，惟老猶陸，
梁雖埋猶不朽，若有可過，而被盜掘胸腹之間，豈其
無奇香之襲人哉？

米家書訣序

士之於藝，便於性，勤於學，明於法，而後可以列作者
林也。三者闕一，則不可。况其全求乎？余於書學，性既
不便，學又無所勤焉。惟常喜觀古法書，好弄筆札，其
實所謂八法九勢一靡所曉，獨冥然而心，每作自娛，
世人意其或有所知矣。書字者，初墮於門，余性弱不
忍拒之，亦頑然厚顏，為人作字，不知月九歲，十百紙，
顧而視之，則絛繆咸裂，無復條理，而不以之為羞者，
以非其安身立命之所在也。是余所以三十年醜然

於藝林也。友人何孔陽於筆札性既便而學又勤矣。而其取法步驟大米近輯米家書訣未索序余喜其用功之勤思贊而張之而與知所以道之但以孔陽之性便而學勤而信此書不吾欺也惜乎使三十年前余遇此書者庶幾或免於此醜頑無耻今日戎兵今則老矣無優奈此書何是可歎也。世人在欲孔陽之藝則觀於此書可也。欲知此書不欺則觀於孔陽之藝可也。及時自勗無余今日之歎其可。

辛酉七夕

集古妙蹟序

書體之考夏篆有通有彙隸有秋有辨草有訣有韻會有辨疑唯楷字行也未聞有專書也豈以其體非如篆草之難辨不必汲汲於成書耶抑書必同文于祿中書之外非詔勅表疏日月所資而畧之耶何宋元朋好奇尚古之士如許其夥而深潭微著述如許其富而無之及者也夫晉唐高手絕藝妙契之餘巧或時減數畫以便運腕又故出則筆以弄姿態其凡流閑逸亦猶林泉於壘中安石於鼻吟雖非服子產

之正然因以成高使人艷慕不能忘焉余幼學書膏
類次其一二以自娛但當時以溫習經史日不暇給
而廢高松府大篆圖伯和又同余好輯采古妙蹟粗
就緒亦以他業相妨而未能成焉伊勢田必君年九
妙絕一時師法晉唐求結字同九留意嚮安永已死
未訪余於東都各舍偶談及此因取伯和稿本授之
必君大喜遂輯羅漢魏及隋唐諸名蹟偏旁冠脚苟
異常者收錄不遺其於本朝諸賢大室以上則皆收
入今茲告成釐為八卷於楷行無後遺漏可謂補書
學闕典矣以其緣起由余遂寄憲序而頌思之與必

尤

當及此事在二十年前而余意之所兆則又却在三
十許年前後五十餘年間余所作不可知凡幾
萬紙每臨紙執筆心未嘗忘此事也今而見其成安
得不序而廣其傳焉

享和辛酉八月

聯珠篆文序

池永道雲翁以一刀萬象鳴於寶永正德間自天朝
諸公外國客使與一時勝流名家延譽欣賞者皆以
此其戶聞諸筆夷然于今亦以此而雅余亦未能外

此而知翁也。夫所謂一刀萬象，惟云工妙入神，蓋亦戲鍊餘巧已。翁之猶學，雖以藤知慎書學，而不能超而位其右也。而欲以一部戲鍊盡翁，恐未足使翁瞋目焉。竊以爲疑。後一日見翁所手校篆字彙，引批援博極有源委，是可以盡翁乎。殆未也。翁五世孫曰秉幹，字道卿，介門人杉田伯元而承見其人，粹和可愛。出篆海篆髓等書數種，曰是肇祖所畢生苦心也。某力未能周校，而悉鈎焉。欲且奉聯珠篆文者，以同世幸一言以觀之。余因取而視之，汪入博而深，察其精而慎，儼然一家之學矣。當時名勝藤知慎等，孰引褒

流

然既勉免之，余而後始信翁之爲翁，果不止一力萬象矣。所謂聯珠篆文者，特拔數種精要，以便童習耳。學者由此而求翁學，則於其海篆髓也，思過半矣。翁名榮春，適雲其字也。其所著海篆髓之外，猶有異文同受、大字、雙珠、三體、千文、困憲樂事云。

享和壬戌十月

名山番志序

川村翁之長年一匕而起，瘠肉骨者，歲不下百數，而

不能自医其膏肓痼疾是可嘆也。凡病胸腹間所粘
結沈滯，泉石煙霞，礙而成癖者，如山岳固非尋常藥
餌之可除也。今試延置之名利之場，奔競之衝，蕩之
以声色，提之以榮位，覆辱以摩其膚，得喪以刺其髓，
攻治以十日之功，則何若？余恐其癖塊不能減十之
一也。而今不思所以抽助換腸者，更使合文鼎因天
下名山勝區，輯以為三卷，朝夕觀以毒之。余不知病
膏肓可癒之期也。既不能自慎毒，又欲舉以毒同病
人，抑是何說也。凡論此病者，爵祿不可以求之，錢財
不可以利之，威武不能屈，艷姬不能盡，如癡如癡，頑牢

迂僻為天下棄物，兵今欲相毒同病人，相率而為之，
是不亦可嘆乎？翁奧南部人也，家貧無儋石之貯，性
又羸弱，不能巖棲谷隱，躬耕自給，肩一簣，未糊口都
下，既又不能勝延請之煩，環其居教里之外，惟逼以
權要王公之嚴，不肯移寸步，力主之餘，尚友古人於
陳編，以自慰。今欲為棄物而世不肯棄之，衣食所逼，
又不能自棄世，且繫此而睨一也。不然則翁乃踉蹌
岳而在天雲之表，安能自抑而往來于市廛間，當
其族大癸動也，曠罔拂亂，不能自排，於是為此不得
已之舉，~~以~~順適於已，且過一日，是亦可憫也。余雖與

翁異業而其心迹有与翁相似者今見翁事能無感
焉於其属序也其咲翁惘惘者乃所以自矢自惕也
於其因成也亦不徒於拾取而閱之則山之秀而時
者為某、則鎮水之詹而及者為某、郡浸、與坐而
想之煙霞之变幻、泉石之奇怪恍如未耳目前使人
忘身在塵縲片時者乃翁賜也其因之而疾將益深
者翁其將如之何

壬戌孟夏

送岡子言赴任松岡序

水藩岡子言新擢宰松岡將之任未別邦彥、
而謂之曰子今膺納言公之選以宰百里抑亦采
不可不思所以報之者也子亦嘆西國者乎曰未
西國讚西部戶曹也其大夫堪嘗請而賜之曰今
茲年飢而用不足我諸大夫為國疾首今以子之
勤常賦無國公用獲濟子亦勞矣請與子一醉以
忘勞言未畢左右奉鴨肉而至西岡避席曰若
以燕好賜之盃則某何所辭避獨以微賦勞則不
敢抑今歲所誅求則尽百姓膏血也今日其無
闕而賜之鴨肉與酒

某視猶見百姓膏血也。安能下咽。推而斥之。而歸。時一富人。有清確綿花者。西岡曰。如聽之。民必叛矣。府錢終聽之。封民果群起。聚府城市者二萬許人。圍富人宅。毀之。家什帳簿。粉齏無餘。府城為震。遣二隊將旌戟。森然。附兵威。以壓之。民憤益激。沸聲成雷。瓦石鏗火。蔽空而下。勢不可近也。於是命西岡撫定。西岡曰。某固已言之矣。今不可為也。雖然。奉職在此。請死之。獨使家奴張二燈。一奴荷槍。儀從蕭然。而赴之。眾識其燈號。相呼曰。我翁我翁。分街而伏。寂不成聲。西岡直升富人堂。勵戶曰。凡下情所籲。當由里

正。而達之。緣吏而戶曹。而執政。以國之府公。即次自有道。今不由其道。乃敢扇揚蛾聚。以擾府城。府公在上。悖逆大不韪。能語下散去。則善。稍遲旋者。我有一劍。盡臂力。所有不使一人生還。扣剗而視。二万只同戶一唯。而爭潰。猶水崩赴壑。轉胸頂。街上因無一人。邦彥備及識。西岡黑面肥大。寡默無文。望之可畏。其臨民肅然。嚴厲。未嘗有溫言市恩之色。而民致愛之。惟恐失其意者。非其懇惻一言。亦大夫之酒之心。子氏有素。或子言聞而欣然。似有所悅慕者。余知其不辱選也。異日聞東國出西岡。則其子言乎。請以

此文徵之

嘉祐二年四月

筆譜序

文房列友陳玄以德性而勝毛穎以才敏而親龍鳳
銜文未必煙細而香遠也操理為凡豈倚煤麝而膠
滯乎武則陳之德性不可望儀觀而知也長心而針
我知其宜小楷矣廣肥而禿我知其宜大隸矣則毛
之才鈍可審骨相而卜也然則陳之德性不以形傳

而毛之才能可賴因而授也且夫握管臨陣其成敗
利鈍繫獨在毛公心術偏正烏而已其可不謹而選
哉而古人於陳則有任有史有譜有品有林有苑不
一而足於毛則蘓氏四譜中分列四寶之一目外未
聞有焉書何古人厚陳而略毛是殆不可喻也蓋袖
手遊談以為觀玩之娛邪不則藝林之缺典也市河
生孔陽奮腕為毛闢一門因其形相而一一注其所
長于其側而後毛之才能可望而知也非深於書學
而親提鋒而臨陳者烏能思及此是不可不傳也癸
亥仲秋

送河孔陽而遊序

余性鈍頑偏滯百事不能及人焉是以凡觀于人只知見其不可及而愛之而不知其他焉不獨以正大嚴重之可敬愷悌慈良之可親博學才藻之可艷而雅以狂顛峻激之可畏廉鄙樣野古恠奇僻之可嘆而有悅慕其真韻他塵之不可及者而愛不能忘於心焉平生所交其人不知或千百人而其性行風格又不知或千百樣而與之往來五十年餘雖有親疎

未嘗失其歡心也是余所以待天下士也惟天下士之不以余鈍滯而見遐棄者蓋亦以是也市河生孔陽才性輕便風儀艷逸望之固既可愛也而其於筆札出入百家而歸着大米清雅妍麗使人一見其片紙斷續雖未見其面而悅慕不往已焉安得不收而編愛藉中武相後三五年時出妙墨以樂余使一啖於塵務鞅掌之際以忘勞者生之賜也一日東書策將觀于上國而游于時英益窮其所未知求余一言欲以媒于上國士大夫余嘉其不自足也書此以與之薦之上國諸友咲而語之曰今奉新愛友以薦

之曰愛友苟不鄙余則其豈有所忤哉於京師則皆
以伯恭以下於摭則中并兄弟以下岡山有姪并萬
波等烏管南有管晉帥烏廣陵有賴兄弟烏是皆愛
籍中之尤者也益西而肥瓚遂至于瓊浦苟有言邦
彥者輒先之以此文而後以子華札則豈有不愛子
者哉子其行也

享和癸亥八月

麓谷集序

麓谷夫人清塵飄然往來人間殆地仙也而有天福
吳夫人谷本修字務卿其壯嘗奔走吏事文簿紛沓
之際吟咏未嘗一日絕口既老致事蓬頭垢衣優遊
文酒以自得焉而天福之以子姓藝林之秀駢列膝
下文晁之丹青既_以他_以一時次之文啟子行而二女
屏英烏紅藍烏孫又得文一宜子餘波所及婦有幹
幹_有有伴學古及管洞府詩畫華札采烟一門王公
之需索都鄙之懇請銷素屏扇紛堆几案左顧則郁
然春林右盼則杳然秋聲炎天揮白雪霜下出紅蕖
夫人日清茶名香怡然其側歌吟以嬉興意所會神

解所至、鬼魅之醜怪、市井之俚訛、一經^大人口、化為
風流絕韻好事者傳而賞之、不數日遍滿郡下、每有
吟社、必虛左延之、大人老而益健、莫謂寒暑泥塗輒
欣然赴之、一席間戲笑調謔、皆入韻可歌、既散、悉被
坐客取去、家不畱稿、於是文晁懼其久而無紀、輯而
成編、像繪其間、以梓之、夫人咲不桀、一日袖而求示
曰、惟某四嘗從事刀筆之間、而儒流入也、其先出自
藝福島氏、^八封絕去而住京者、某王父也、後三
輪勢齋修王氏學、又後至原雲溪而學詩、後擢千戶
曹書史、而升千幕朝者、某先人也、某幸奉遺緒而祿

食、嘗奉幕肯、勾當親藩催稅興作事、本非其好也、不
敢忘家學、以奉宋人法令、其於詩性所嗜、亦遵至原
氏遺矩、不敢隨世好、而影附李王、響和蘇陸、以媚人
兵、今此子晁等、輯而成此、子以為如何、其幸有以誨
也、余固而始知大人為儒雅世家也、宜乎其門庭架
燭、兵蓋文晁丹青、乃大人所胎種、大人声韻、乃文晁
所賢、象所謂詩中全、中詩者、父子之間、而出之、此
惟一冊子、不亦祖德之隆、香乎、大人又咲而頷之、乃
書置之篇端、王父諱親慈、父諱本教、何著有田園類
說云、

文化乙丑夏日

湖月亭記

湖月亭者白川苑吉村氏之別莊也君擇之先人時羽林公賜之使輔政之暇遊優自養焉土木甫竣享和壬戌九月三日公嘗一臨以亭南西南湖親書湖月字以扁之所以寵吉村氏也君擇弱冠聰敏強遜有器幹羽林公召而奉都使典都名勝遊時未余舍談心術政事非復如書生獨事帖牌章句比也榮

日辨也內人點
視也曰舊有
此夫而侯亦
解胎

湖月亭賜作圖以徵記余曰吉之曰子亦知榮之所由乎初子之先又右君之出福島氏而隱大津馭市也躬親捆屨使內人執爨而濟朝夕及大鏡院公逝以万石祿君歎然而起請十數日治裝內人曰褐衣起而為諸侯卿冠裳俄後安可數日辨君起翻倒佛堂出小判金一万圓曰准有此可一親薪水勞耶君笑曰使汝与知有此者豈能致万石之聘也乃傳狀於田舍人鞍馬旗幟不數日森然成万石之儀後云是其膽畧識量可畏宜其當大鏡公之鑒不誣也今羽林公所以榮子者蓋以意血胤家訓必有又右君

之流風矣、不知所謂湖月亭者、与大肆隱居、廣徒、
朴如何也、佛堂下、能出万金耶、彼能出此夫、又能不
使婦人女子与知耶、既勝仕教世兵、鞍馬强伏、凡軍
國之用、固當具而無闕也、但感恩應幸之士、材後忠
伎、朴能知又右君時乎否、此數者備而後政事之同道
遙干、所謂十八境者、而息焉、遊焉、不亦可乎、若夫不
能然、而流連風月、耽湫詩酒、以爲高、則非余所知也、
恐非亦羽林公、所以原子也、君擇曰、敢奉海、乃書与
之、使置之亭上、文化而寅、

亭山集序

余於先輩、最推股肱、巢室師礼、欲詳其源流、少在都、
好俊子礼之徒、而游焉、後在京、又獲師礼所師賢、錦
里先生集、其後人木下親而讀之、其纯正質樸、宜乎
其門出子礼、因作序而使梓之、後及未東、薩庵儒員
高崎彦礼奉阿口子、得亭山集、前後編二十一卷、以
需序、余既得錦里集、而窮其源、今又得亭山集、喜起
取而讀之、其璀璨確實、果足以發揮室門學也、於是
得詳鳩巢之源流、償平生推慕之願矣、同而有所感
焉、嗚呼、世之所謂師云、弟子云者、一旦出其門、則傲

然自外一言不相合則及噬師說以自是其甚至乎
口極醜詆及目相視如敵讐道路相過不通言語焉
夫自青訓清濁而理義順逆句讀分辯粗得并其一
二者抑誰之力也古語曰一字千金相距七尺影不
可履而今如彼所謂在三之義安在其文人才子猶
有可言焉祇為道術自牧者其謂之何是其弟子之
罪固不待論惟師亦羿有罪焉者乎語曰其父使讐
其子行奴其為師者既輕蔑先儒妄謬自珍其為
弟子者自謂如此而後可取譽立名此是群起自是弊
帛自玷各自張酒劣無警之言是以經無成說道術

分裂風俗日漓余不知世道人心終得何如也竊為
天下悞焉唯鳩巢於錦里子深於鴈巢而後在三之
義明而師弟子之道立焉今子深之文待視之世所
謂才子大人者雖曰超之可也未見其下也固以是
自成一派矣而不敢自足每必得其師評許以取信於
世是其文詩之細猶然況於道術之大其不敢欺師
說也可知已宜哉其門又出山田用晦山本子和之
徒能奉其訓不失今又校其遺文而梓之也是以自
錦里而至君豹等四五傳而其說如一日天哉學之
為道如此而後可有益世道人心而為邦家用也是

可尊也。因書以冠之。

痘疹選方序

余嘗苦牙痛，楚不可忍。諸醫以為胃熱，投以清胃涼膈之劑，數日毫不見效。門人一醫生欲投雷師連芫飲，余曰：黃連石膏無寸功，何當歸連芫也？其人強之，苦而不措。於是旦夜之初下一梳，即覺胸間碌碌，如打膠粘二木板者。牙車既扭，和適盡二貼，痛楚脫然去。體極妙，後每見患此疾者，輒誨之使服，其人永懷。

曰：何先生之不情也！取人衣飯，梳撒之道路，余比曰：所謂當歸連芫飲，具載在回春入門。凡醫書淺近者，無不有焉。何秘之有？其人曰：凡醫家方藥，自傷寒外臺，至於回春入門，其為書不可知，或萬卷而為藥，不可知，或百萬方也。昧者臨之，詭如烟海，無如所下手，獨明者就其中擇而取一方，以資衣食，所謂家秘也。豈神術而鬼授哉？余乃謝而遣之。佐倉侍臣負玄菴翁輯其數年經驗痘疹方，不自以為衣飯梳，梓以公共其濟惠衆人之志，固可謂仁術，是可嘉也。其嗣子敏從余遊，未錫序，余不學，遂於其書合否，固靡知。

所以言姑言此以塞責且以警世
月其其南身入之志固下附二
孝既拜其母手執親靈柩古木自
宜斬斷而不可移居未及歸而步之
手既斷而母亦死雖而母亦死而步
下城地而面古也相識之至也
小童之迷因在人口是為其母有
意而不肯言其母之入曰其母
已死而母亦死其身是也其母
曰其母之入其母之入其母之入

